

第二章 柳氏

書名：《慶餘年》 作者：貓膩 字體：+大中小-

來者自然是司南伯府裏的二太太，這位太太姓柳名如玉，十幾年前被司南伯爵收入府中。這位太太家中背景頗深，三代之內還出過一位國公。所以當年她嫁與司南伯做小，在京都裏還惹出不少議論眾人都很好奇柳家是如何想法，竟然將自家女兒許給範建，雖然範建其時已經接了司南伯的爵位，但畢竟隻是範氏大族中的遠房直到這十年裏司南伯聖眷日隆，官位漸高，大家才服了柳家及這位女子的毒辣目光。

但很奇怪的是，司南伯一直沒有將她扶正，這不論從情理上，還是從柳氏娘家的地位上來講，都是絕對說不通的事情。

範閑滿臉可愛笑容，對著這位二太太深深一躬：“閑兒見過姨娘。”

柳氏亦是滿臉微笑，但瞳子裏卻是閃過一絲莫名神采，聽出麵前這小子緊緊扣住了姨娘兩個字，卻不像一般人那般稱呼自己做二太太。

太太與姨娘之間的差別，便有若雲霄與泥壤。

柳氏微笑著說道：“進來吧，大老遠的，老坐在那雨簷下發呆是個什麼事兒？叫外人見了，不得說我們範府是個容不得人的地方。”

容不得人？那自然是彼人有不可容之處，範閑心中輕歎，知道姨娘是在提醒自己私生子的身份，倒也佩服對方說話漂亮。本來他不準備在言語上多加刺激對方，明知道對方在京都這宅子裏經營日久，占口頭便宜沒什麼意思，但旋即想到，既然雙方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那何必再容讓太多？

他在心頭想著，看來這位姨娘倒與自己往日想的不同，應該是不是自己想像當中一味陰毒的蠢貨所以此時有些不明白，四年前麵前這位婦人為什麼會使用出毒殺人這種昏招來的。

隨著二太太往廳裏走，離她並不太遠，貴婦身上特有的幽香傳到範閑的鼻子裏，他嗅了兩下，覺得這香水還挺好聞的。

在這種時候還能想這些有的沒的，範閑有些滿意自己目前的心境神思，微笑和柳姨娘嘮著閑話。

貴婦與少年，倒真扮演出來了幾分母慈子孝的感覺。

...

茶上來了，是地道的五峰采花，好茶。點心也上來了，是地道的江南小酥餅，好吃食。隻是說完了沿途見聞，問候完了遠在澹州的老夫人，說了些澹州海邊的景致，京都有些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大家發現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於是柳氏和範閑同時很有默契地閉上了嘴，陷入沉默之中。雙方都意識到，彼此都不是省油的燈，玩這種言語上的試探沒有什麼意義，既然如此，不如幹脆就沉默以對。

所以客廳裏的氣氛有些尷尬，服侍的丫環們噤若寒蟬，連換茶時走路的腳步都放輕了許多。

隻有範閑與二太太不尷尬，偶爾握著茶杯互視一眼，目光溫柔，溫柔一刀。

柳氏心頭微感沉重，她發現麵前這少年果然不一般，居然在這種情況下應對自如，全無半點緊張拘束，沉熟穩重之處，竟似比老夫子還要持重些。

看來自己四年前著實不該聽了那人的挑唆，平白無故讓這少年搶先視自己為敵，現在反而不大好辦，許多手段都無法施展出來。

就這般沉默著，柳氏忽然覺得這樣是弱了自己的聲勢，畢竟自己在名義上總是長輩，於是輕咳了兩聲，說道：“你父親如今任著戶部侍郎，這次回京，你是準備明年的科舉，還是直接進戶部做事？”

範閑微笑應道：“全聽父親吩咐。”頓了頓又道：“隻是不知道父親大人什麼時候回來。”

說老實話，在京都裏他想見的人有幾個，麵前這位貴婦自然是其中之一，還有費介老師和若若妹妹，但最好奇的，自然是自己的父親了。

他很好奇，當年的司南伯是如何能讓自己的母親天下最富有的葉家女主瞧上眼的。在他腦海深處，隻認死去的女子為母，卻不想認司南伯為父，這大概是男人心中某種奇妙的想法。

“你父親一會兒就回來了。”

正說著話，內院的大門處微微嘈亂，丫環們急著在迎接什麼人，但聲音來的太快，丫環們都沒有攔住，一位少女就走了進來。

這少女生的並不如何漂亮，但眉宇間顯得異常幹淨，天生一股柔弱之中還帶著一絲微微冷漠。這種冷漠並不是一般人所言的冰山美人，對身周濁物的蔑視，而是一種基於某種尚未得知的自信，而產生的漠然，一種對於周遭的抵觸感覺。

範閑心頭微動，心道這種冷淡的感覺出現在一個高門大族家的少女臉上，實在是很不合契。

少女直直望著範閑的臉，眉宇間的冷漠漸漸淡化，最終消失無痕，反是兩頰上現出幾絲激動的紅暈，張唇欲言，卻又止住，退了半步，以極輕微地動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裾，衿衽一禮，清柔的聲音顯得十分的禮貌與自矜：“見過哥哥。”

範閑微微一笑，伸手虛扶了一下：“若若妹妹，無須多禮。”

二人的目光撞在一處，都是那般的清澈，毫無一絲雜質，有的隻是淡淡笑意。數年書信來往，想來這個世界上相知最深的，便是這一對兄妹了。

隻是一個相當不識情趣的小孩子聲音響了起來，頓時打破了兄妹二人相隔十年再聚的美好感覺。

“喂，你就是範閑？”

範閑轉過臉去，看著從高高門檻外踏進來的那個少年，少年體形有些胖，左臉上生了幾粒令人生厭的黑痣，一臉的怨氣，正略帶厭惡地看著自己。

(投票，投票。)

[上一章](#)[回目錄](#)[下一章](#)